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 
第十三回 十二金賣去一員督撫 兩封書送來無限生機

且說陳兩堂這個人，他祖上本是山東老州縣，他曾祖及祖父，都是在山東有名的能員，便是他父親，也是個山東候補縣，署過諸城、嶧縣，與及梁山泊所在的懋城縣，不是苦缺，便是要缺。兩堂隨宦在山東，也捐了個鹽大使，在山東候補，意思得一個勞績保舉，便可過個縣班，誰知他生性率直，容易得罪人，混了幾年，非但不曾得著保舉，並且連本有的功名也被上司奏參了。後來他父親過了，起服之後，他仍然捐了一個二百五的雙月知縣，在山東當過幾年差。他既在山東三四代之久，寅僚舊好總多，易於照應。那一班沒有差使的黑州縣，看見他未免因羨生妒，因妒生恨；因恨便生出傾軋來。思量要攻擊他，說他未曾到省人員，冒當地方差使。這是官場中的生性如此，習慣如此，不足為奇的。兩堂得了這個信息，恐怕連這個二百五的功名都乾掉了，便忙著跑到上海來，避一避這個鋒頭。誰知一到上海之後，嫖了個不亦樂乎，把祖上掙下來的宦囊散個罄盡；便是幾件衣服，也鬧的典盡當光，弄到這步天地。

卻有一層好處，到底是書香人家出身，所有銀錢、衣服、古玩等件，都看得不甚貴重，隨便當當賣賣，也不甚計論價值，只有那兩箱字畫碑帖，卻看得如性命一般，憑是怎樣窮煞餓煞，總不肯當賣。常對人說：「我他日如果做了叫花子，也要摟著這幾卷紙片兒求乞的。」就以這兩軸趙文敏八駿圖、米南宮長手卷而論，兩件東西合起來，當日有人出過千金之價的；如今被老婆輕輕的賣了十二塊洋錢，如何不氣？氣得他頓一回足，拍一回桌子，嘴裡咕嚕咕嚕的也不知說些甚麼了。忽然一陣目瞪口呆的，直挺挺的坐著，那眼淚如斷線珍珠般亂滾下來。

老婆看見了，不覺冷笑道：「從前當賣盡多少金珠，不曾聽見你說過一聲可惜，此刻只賣了兩個紙卷兒，便那麼肉麻起來。」兩堂直跳起來道：「你懂得甚麼？那一幅八駿圖不算數，單是這一個手卷，我老太爺到京引見時，帶著這手捲去，因為卷上有潘文恭公的題跋，便把他送到潘大軍機府上，求潘大軍機也題一題。誰知潘大軍機看中了，叫人示意給我老太爺說，這卷東西，如果肯送給他，他可以寫信給山東撫台和河道總督，覲便在河工搶險勞績案內開一個隨折保舉，從知縣上一下子就可以成了道台，以後還好好的栽培他一個督撫。是我老太爺因為這東西是自己祖上傳下來的，不肯送人，所以混了一輩子還是個知縣。此刻被你十二塊錢賣了我一個督撫，你說傷心不傷心！」說著索性號啕大哭起來。

老婆聽了這一番話，不覺也直跳起來道：「你不要撒賴我，我不信潘大軍機是個三歲小孩子，貪你家一個破紙卷兒，便肯拿一個督撫來換。你家老太爺又不是個傻子，放著現成督撫不做，死摟著那麼個紙卷兒。你既然知道這東西可以換個督撫的，你為甚不拿去換一個來做做？此刻東西賣掉了，卻拿這些不相干的話來撒賴我。你不要拿督撫來嚇我，我娘家也是做官人家，莫說督撫，便是候選督捕府的銜牌，我家祠堂裡也有兩三對呢！」

兩堂聽了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被他一篇糊塗話，反鬧得無言可答。含著兩眶眼淚，立起來出門去了。無精打采的走到了北協誠，開了一隻燈，啫啫的盡著吸煙。

這一天竟是饑不知食，渴不知飲，昏昏沉沉的在煙榻上過了一天。直到天將入黑時，方才惘惘然出了北協誠。正在悵悵然無所之的時候，忽然迎面來了一個人，一把抓住了，說道：

「兩堂兄，那裡去？」兩堂定睛看時，原來是蕭志何。志何接著說道：「你可知道，陳蕙裳做了撫台了！」兩堂愕然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話？他此刻不過是個臬台，怎麼平空的超越起來？」

「可知放的是那一省？」志何道：「就在山東。因為湖廣總督召入軍機，山東撫台（即五少大人之父也）升了湖廣總督，著速赴新任，毋庸來京，卻把貴州撫台調了山東。」兩堂道：

「鬧了半天，原是與他不相干。」志何道：「還有下文呢。這位新調東撫，著速來京陛見，未到任以前，著陳某人護理。你想，貴州這條路多遠，還要入京，他這一護理，不一年也要半載呢！我正要來找你，可要到山東走一次？我也奉陪。」兩堂道：「這話可是真的？」志何道：「我方才到上海道衙門裡去，親眼看見官電，如何不真？」兩堂道：「這也奇怪，現成放著藩台在那裡，怎麼派了臬台護院？這件事到底有點可疑。」志何道：「虧你還是幾代官場！大凡護院，本是兩司都可以做得的，只看上頭的意思罷了。此刻且不必爭，明日見了報，便可見我是撒謊不是。我只問你一句，譬如是真的，你到山東去不去？」兩堂道：他是我老人家的門生，十來年間，被他由佐雜巴到了撫台，我如何不去謀一個事？其實我一向就想去找他；因為他只是個臬司，手底下沒有甚麼好差使，只巴望他升了藩司，我就要去了，何況是個撫台？這信息如果是真的，我一定要去。」志何道：「明天在那裡看你呢？」兩堂道：「我一兩點鐘總在北協誠。」志何道：「如此，明天會罷！我此刻還有點事情去。」說著，拱手別去。

兩堂一個人獨自沉吟道：「平空遇了他來，和我搗鬼，不信陳蕙裳就會護院起來，想是他們知道我窮極了，故意造這些謠言來恓我。」一面想著，一面信步行去，不覺已經到家。想起老婆的蠻不懂理，心裡懊悔回來，但是已經到了，只得推門進去。只見自己老婆和一個男乾對坐著吃飯，不覺吃了一驚。

連忙跨入屋裡一看，原來是自己妻舅，從江陰來的。彼此相見，問起來意，方知道丈母病重，思念女兒，專打發兒子來接女兒歸寧的。姊弟兩個商量連夜動身，正苦等兩堂不回來，沒得主意。此刻看見他回來了，便告知此意。兩堂沉吟道：「你回去也好。服侍得外母好了，你也可以多住幾天，因為我這兩天裡頭也打算到山東去。等我到了山東

得了差使，看定了公館，再寫信接你。」老婆道：「你不要還是嘔氣，我不定，從沒有聽見過你說走，我偶然回娘家去，你也到山東去了，天下有這等巧事？」兩堂道：「忘八蛋騙你。」

方才蕭志何告訴我的，說陳蕙裳做了山東撫台，約我同去的。

但是確不確還未可定，如果是確的，我就一定要走。」老婆道：

「不確呢？」兩堂道：「不確的，我還去做甚麼？只等明天早起看了報就知道了。」老婆道：「你既然要去山東，我把兒子帶去罷。」兩堂道：「他正在讀書的時候，由他在我身邊的好。」

老婆道：「我們馬上動身，盤纏也不曾有。」兩堂連忙道：

「此刻鬼捉住我，要我出一文錢買命也沒有。」老婆照臉啐了一口，妻舅忙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帶著現成的。坐江輪到江陰，有幾幾個錢。」老婆道：「我一場回去，也要買點東西給娘。」

妻舅道：「娘此刻是急於要見你，並不是要貪你的東西；況且動身得匆忙，就不買東西回去，娘也不怪你，別人也不笑你的。老實點罷。」當下吃完了晚飯，便打點行李，姊弟兩個附了長江輪船去了。

兩堂不知陳蕙裳護院的信息真假，終夜打算，不曾合眼。

一到天亮，便叫用的一個老媽子出去買一張報來看。誰知那買來的是一張《遊戲報》，沒有上諭的，不禁嗒然，只得自己走出去找了來看。誰知果然是真的，照著志何昨天所說，一字不差，不覺喜得手舞足蹈起來。思量怎樣弄點盤纏動身。想來想去，只有紫旒。便一口氣跑到二馬路書局裡。紫旒方才起來，一見了兩堂，便連連作揖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」兩堂愕然道：

「甚麼喜？」紫旒道：「世兄弟做了撫台，怕不提挈你升官發財麼？還不是喜？」兩堂道：「你真是用了耳報神的，怎麼就知道了？」紫旒道：「我們好朋友，是事事關心的，怎麼不知道？」兩堂道：「我正是為了這個來和你商量呢！你知道我的，一個大沒有，還欠了三四個月的房錢，怎麼動得了身？」紫旒道：「這個怕甚麼？我們朋友總要幫忙的。昨天蕭志何已經對我說過了，他要約你回去。他和陳中丞雖然相識，然而交情沒有你的深，不怕他是個知府，只怕這回到了山東，他還要仰仗你呢！」兩堂道：

「這也不見得。」紫旒道：「這是明擺著的情形，你又何必客氣？」兩堂道：「這是護理的事情，我們要走馬上就要走了，求你代我籌點盤纏，不知可以不可以？」紫旒道：「可以，可以，我總盡力就是。」兩堂大喜，謝了又謝。

紫旒又請他回到九華樓吃了點心，兩堂方才回家。到得飯後，便走到北協誠去等蕭志何。先對著阿大亂吹了一陣，到了一點多鐘，只見紫旒的家人送來一封信，另外沉甸甸的一包東西，交給兩堂道：「我們老爺送給陳老爺的。」兩堂接過來，捏一捏那包東西象是洋錢，連忙坐起來，拆開那封信一看，上寫著：

因恐足下急用，先籌呈五十番，請即檢收，然弟力亦盡於此矣！即夕設席花錦樓，恭饒行旌，乞勿吝玉。兩堂大哥鑒，紫旒頓首。

兩堂看罷，不勝歡喜，連忙打開紙包點一點數，卻是三十元洋錢，二十元鈔票。便對來人道：「不錯了，我收到了，請你回去上復你們老爺，說謝謝。」家人道：「今晚六點鐘同安裡，務必請老爺到。」兩堂道：「知道了。我到，我到。」

那家人才去了，志何便到。一見面，便道：「如何？我不撒謊罷？我打聽得後天就有煙台船了，我們來得及走罷？」兩堂道：「沒有甚麼來不及，只要有錢便得。」志何道：「你還差多少？」

兩堂道：「方才紫旒送了五十元來，再能籌得百金，便可以將就動身了。」志何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等一等和你送來。但是你準定後天能走才好。」兩堂道：「只要有了錢，沒有來不及的事。」志何又談了幾句，便起身去了。兩堂有事在心，趕著過足了癮，便回家去料理一切。先拿出當票來，揀要用的衣服贖了幾件。真是事忙嫌日短，不覺又是上燈時候了。便交代老媽子安頓小孩子吃飯，自己走到花錦樓處，紫旒、志何已經在那裡了。志何見面之後，便塞過一卷鈔票給兩堂，兩堂接過放在身邊。陸續客到了，一席花酒，無非是酒肉叫囂，不必多敘。